

黄金时代

李 檣 编剧作品

黄金时代

李 樯
编剧作品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金时代 / 李樯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4. 10

ISBN 978-7-5502-3622-6

I. ①黄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8604 号

黄金时代

作 者: 李 樯

责任编辑: 史 媛

封面设计: 崔晓晋

版式设计: 于 潇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26千字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7.5

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3622-6

定价: 32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1 萧红的特写

起初银幕是黑暗的，慢慢地亮起来，逐渐显现出萧红的模样，是黑白的，肖像般的。

这是她 1936 年的形象，二十五岁。和她在日本拍的那张照片中的样子一样：整齐的刘海儿，扎着一条白丝巾。

她沉郁地凝望着镜头，满脸寂寞。

静穆了片刻，她轻声开口：

我叫萧红，原名张乃莹。1911 年 6 月 1 日，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……1942 年 1 月 22 日中午 11 时，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医院。享年三十一岁。

我生前在一篇文章里写过——

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。

我是从祖父那里知道，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，还有爱和温暖。所以我就向这“温暖”和“爱”的方面，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……

画面黑掉。

往下的影片都成为彩色，只有这场是黑白的。

2 萧红故居 日 外 夏 1919年

萧红家的后花园，花木茂盛。

萧红（画外音）：我家后花园5月里就开花的，6月里就结果子，黄瓜、茄子、玉蜀黍、大芸豆、西瓜、西红柿，还有爬着蔓子的倭瓜。但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……

园子里的一棵树上，八岁的小萧红爬在树上用木棍捅一个鸟窝。她的衣服已经被树枝刮了一个破洞，脸上也蹭了灰，一副顽劣男童的样子。

那鸟窝给她一捅，掉下树去。鸟窝里的雏鸟激烈地鸣叫着。

小萧红往树下张望，无意间看到镜头，与摄影机对视着。

3 东兴顺旅馆的仓库 黄昏 内 夏 1932年

一间做过储藏室的房间，光线昏暗，难辨时日，到处堆满破烂物，空气污浊。屋内有一桌一床一椅，床上除了床板空无一物。

床上坐着一个有孕在身的女人，对面一个男子坐在椅子上，影

影绰绰的，看不大清两人的眉目。他们似乎不太熟识，姿态客气。
是萧红和萧军。

萧军（清清嗓子）：你母亲死的时候你几岁？

萧红（沉吟了一下）：八岁！

萧军：我妈死的时候我才七个月大！她是被我父亲打了一顿后，
吞鸦片死的，听说她死的时候只有十九岁或二十一岁。我不知道她
长啥样，因为并没有照片留下来……

4 萧红故居 日 内外 夏 1919年

萧红母亲的房间。富裕的小地主家境。

萧母几近枯萎地躺在炕上，闭着眼睛。

萧红（画外音）：我母亲并不十分爱我，但也总算是母亲……

萧父三十多岁的书生样，瘦而阴戾。

萧祖父七十多岁，极面善。

两人立在炕旁观望。

一个高个子中医手里拿根银针，俯下身撩起萧母的裤腿，将针

扎进她腿里，然后拔出来。

萧红（画外音）：她病了三天了，是7月的末梢，许多医生来过了，他们骑着白马，坐着三轮车，但那最高的一个，他用银针在我母亲的腿上刺了一下，他说……

高个中医：血流则生，不流则亡。

萧母的腿没有出血，只有一个黑点。

萧红（画外音）：我确实看到那针孔里没有流血……

八岁的小萧红躲在一个角落，望着那个黑点。

高个中医和萧父、萧祖父退出房去。

小萧红向前几步，看着母亲的腿。

萧红（画外音）：我背向了母亲，我不再看她腿上的黑点……

小萧红背过身子。

萧红（画外音）：母亲就要没了吗？我想……

萧母忽然睁开眼，看到小萧红。

萧母哀伤地望着她。

萧母：你哭了吗？

小萧红吓了一跳，没动，垂下头扯住自己的衣襟，揉搓着。

萧母哭起来。

小萧红突然头也不回地拔腿跑出去。

5 东兴顺旅馆的仓库（同3场） 黄昏将夜 内 夏 1932年

萧红：母亲死后不到三个半月，父亲娶了我后妈。

萧军：我有过两个后妈，我妈死后我爸又结过两次婚。我从小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，跟着祖父祖母叔叔姑姑生活。

萧红点燃一支蜡烛，她和萧军的面目清晰起来。她不过二十岁出头，就花白头发了，脸上满是妊娠斑，衣衫不整，那种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女性。

萧军二十四岁，虽也落魄，但气宇轩昂。

萧红：真没想到你当过骑兵！

萧军（自负地）：你没看出我很矫健吗？我正经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的！

萧军话还没落，就起身在狭小的屋子里炫耀地比画了几招儿。

萧军：我从小习武，刀枪棍棒我样样拿手！

萧军收招坐下来，自顾自又说起来。

萧军：我一直很蔑视我父亲。他性情暴躁易怒，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。我很厌恶我身体里有他的基因！虽然他也热心肠讲义气……

6 萧红故居 日内 1920年 雪

萧红祖父的房间。

小萧红跪在炕上，扒着窗户看外面纷扬的大雪。

一只老人的手，将一只橘子放在小萧红的头顶上。

萧红(画外音)：我或许永远不会明白我父亲那样的人。他对仆人、对自己的儿女，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……他在县教育局当局长……

小萧红伸手将祖父放在她头上的橘子取下来，仍旧向外望着。

炉子上的水开了。

萧红祖父坐在被窝里，擦拭着一些锡制器皿。他放下手里的活儿，抬头看小萧红，然后双手放在小萧红的肩上，而后又放到她头上。

萧红祖父(怜爱地)：快快长吧！长大就好了！

小萧红没动。

萧红祖父又埋头擦拭锡器。

萧红（画外音）：二十岁那年，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。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，“长大”是“长大”了，但没有好……

7 张秀珂的讲述

萧红的弟弟十五六岁，还是少年模样，光洁单纯的一张脸，二三十年代的学生装束。

出字幕：张秀珂

他面对着镜头有些不好意思，也怀有些戒备，眼睛闪闪烁烁地躲避着，不知放哪儿好。

张秀珂：我姐中学就要毕业那年，我父亲给她订了一门婚，命令她毕业后成婚，我姐坚决不从！她另有所爱，是我们表哥陆哲舜，可是他已结婚了……

8 照相馆里 日 内 夏 1930年

萧红站在照相馆的背景布前，已剪了男子一样的短发，一身男子西服，将双手潇洒地插到裤袋里。

萧红摆好姿势。

9 铁路桥上 夜 外 夏 1930年

萧红的那几个女同学互相搀着站在铁路桥上，眺望着夜色中星火点点的远方。

一辆火车轰鸣着，从她们脚下飞驰而过，白色的蒸汽漫卷而来，淹没了她们。

10 北平筒子河边 日 外 秋 1930年

在汽笛声中，陆哲舜和萧红一人拎着一个柳条箱，神采飞扬地走过来，一阵风鼓荡起他们的衣衫。

当他们走近时，看到了镜头，俩人朝镜头灿烂一笑，惊鸿一瞥似的一闪而过。陆哲舜是那种阳光青年，未经风霜，骄傲自信。

11 萧红租住的四合院 夜 内外 深秋 1930年

萧红的小房间里。

陆哲舜、李洁吾以及几个男女同学聚在狭小的房间里拥炉而坐。屋里愁云密布，没人讲话。他们都比萧红大，都是二十三四岁。

四合院里，薄薄地落了一层雪，月夜下闪着清辉。

萧红站在屋顶，用竹竿“哗啦哗啦”敲院子里一棵枣树上残留的冬枣。

萧红端着一碗枣进到小屋来。

萧红：来，大家吃枣！

没人动。

陆哲舜：到底怎么回事？

李洁吾：我听北大的一个同学讲，昨晚有人被捕，消息泄露了！

陆哲舜：那我们“双十”节游行示威的计划就撤销了？

李洁吾：不知道……

萧红：我看你们干不了革命，哪有你们这样瞻前顾后干革命的！

陆哲舜伸手从萧红手中的碗里抓了一把枣，愤愤地扔进嘴里嚼着。

屋里人都看他一个人吃枣。

12 胡同里 夜 外 深秋 1930 年

李洁吾和刚才屋里那几个同学闷头走在胡同里。

李洁吾个子高大，运动员一样。

陆哲舜在后面追过来。

陆哲舜：洁吾！

李洁吾他们停下扭头看。

陆哲舜停下没再往前走。

陆哲舜：你过来一下洁吾！

李洁吾回身来到陆跟前。

陆哲舜（压低声音）：借我点钱！我和乃莹都没秋裤。

李洁吾（也小声）：明天我想办法！

陆哲舜：家里跟我断绝一切关系了！

李洁吾：离婚的事你说了？

陆哲舜点头。

李洁吾（诚恳地）：挺住！不要妥协！经济问题大家想办法！

等候在前面的同学，似乎心有灵犀，在李陆二人谈话间，几个人各自凑了一些零钱。

其中一个女生走过来把大家临时凑的钱塞到陆哲舜手中，二话没说掉头回去。忽然，一个同学喊：“有警察！”

一群人像受惊的马群掉头奔跑逃散。

13 胡同里 日 外 冬 1930年 雪

萧红夹着几本书，缩手缩脚地在密急的雪花中走着，她咳嗽不止。

陆哲舜抱着一床棉被与萧红迎面撞上。

萧红：你干吗？！

陆哲舜步履匆匆地丢下一句：“当了，一块煤都没有了！”

陆哲舜远去。

14 萧红租住的四合院 早晨 外 冬 1930年

萧红的小房间。

萧红穿着衣裤盖着薄薄的褥子，蜷缩在光光的木板床上。

忽然传来急促的拍门声，一个女人喊：“姑娘姑娘，快起来，陆先生出事了！”

萧红惊得一跃而起。

院子里。

四十多岁的房东耿妈将陆哲舜连拖带拉地放在雪地上。

萧红从屋里冲出来。

耿妈：快去找医生，陆先生中煤气了！

萧红跌跌撞撞往外跑。

15 萧红租住的四合院 中午 内 冬 1930年

陆哲舜的小房间里。

陆哲舜穿着衣裤，也是盖着褥子睡在光光的木板床上。

他侧卧着面朝墙壁，他床头的椅子上放了一碗中药。

中午的一束阳光静谧地打在他背上，他一动不动。

陆哲舜闭着眼睛，眼泪流了一脸，好像病中的孩子。

少顷，陆哲舜下意识地睁开眼睛，看到了镜头。

有人敲门。

一个三十岁左右戴近视镜的男子走进屋内，他直接靠在门框上，审视床上的陆哲舜。

他叫汪恩甲，肤色苍白，又高又瘦，内向而神经质。

汪恩甲（面无表情）：我叫汪恩甲，我来找萧红。

陆哲舜起身警觉地审视汪恩甲。

陆哲舜：她住隔壁，她出去了。

汪恩甲垂下头，从衣袋里掏出一摞银元，“哗啦哗啦”漫不经心地摆弄着。

汪恩甲：等她回来告诉她我来过。

汪恩甲讲完，揣起银元扭身出门。

院子里的积雪都化干净了，只有边边角角还有残雪。

空中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和二踢脚的响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萧红推门进来。

她一手拎着一只母鸡，一手拎着一挂鞭炮。

萧红喊：陆哲舜！

耿妈从陆哲舜房里出来，神情惶惑。

萧红（敏感地）：怎么了？

耿妈（羞愧似的）：姑娘，陆先生回哈尔滨了！上午先来了个男的姓汪，后来又来了个女的，说是陆先生的太太。她把你和陆先生欠我的房钱给结了，她说陆先生让转告你，他们回哈尔滨了……

萧红撇嘴笑了一下，松开手里的母鸡，那鸡嘎嘎地又蹦又跳绕院子跑。